

何以成信：中日范张“鸡黍之交”故事流变考察

（扬州大学文学院 齐心苑）

摘要：成语“鸡黍之交”讲的是张劭和范式的故事。在中国，故事情节从《后汉书·独行列传》中的如期赴约、魂报死讯演变为杂剧《死生交范张鸡黍》的鸡黍之交，再变为明代话本《范巨卿鸡黍生死交》的舍生成信。日本作家上田秋成对这个故事进行改编并题作《菊花之约》，后小泉八云《怪谈》将《菊花之约》视作日本神怪故事加以转录介绍到西方。对比几个故事，能清晰看到范张故事流变中的恒与变。恒，是对“信”“义”和知己的崇尚；变，体现在情节、主人翁身份、故事情境等方面，变动的深层动因是世俗思想对史传故事的渗透和地方民俗对故事情境的再造。

关键词：张劭 范式 鸡黍之交 菊花之约 上田秋成

“鸡黍之交”是中国形容友谊深厚的成语之一，源自东汉时期范式和张劭交往的故事。在中国，范张故事流传广泛，被史书、戏剧、小说、诗文等多种文体引用或演绎。李莹论文《范张鸡黍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分析》（2018）对此有细致梳理。在日本，范式、张昭化身为宗右卫门和丈部左门，成为《雨月物语》以及《怪谈》中《菊花之约》的主角，在异域继续二人感人至深的生死情谊。对于《菊花之约》和“鸡黍之约”关系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中田妙叶《关于〈菊花之约〉中的“信义”——与中国白话小说〈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的关系》（《「菊花の約」における「信義」について——中国白話小説「范巨卿鶏黍死生交」との関係》）（2006），李德平《〈范巨卿鸡黍死生交〉、〈菊花之约〉、〈守约〉比较》（2017）以及王子茂硕士学位论文《中日文学中“信义”的比较研究——以〈范巨卿鸡黍死生交〉和〈菊花之约〉为中心》（2021）。不过，当前有关范张故事的研究，要么局限在中国国内故事的流变，要么聚焦于明代拟话本《范巨卿鸡黍死

生交》与上田秋成《菊花之约》的对比，尚缺乏对范张故事在中日流变的系统梳理和研究。

一 从史书到民间：中国范张故事的流变

1、范曄《后汉书》中的范式张劭故事

南朝宋范曄《后汉书》列传部分第七十一卷《独行列传》记载了范式与张劭友谊的故事，这是现存最早^①范张交往的官方记录。书中记山阳人范式，字巨卿。他在太学读书时与汝南人张劭（字元伯）为好友。当两人要离开太学返回各自故乡的时候，范式与张劭约定，两年之后要到他家里拜访。转眼到了约定之日，张劭告知母亲将有朋友来访，他母亲觉得两年都过去了，又相隔千里之遥，让他别当真。张劭坚持认为范式是讲信用的人，必然不会爽约。果然，范式如约到来，两个人尽欢而别。后来张劭病重，同郡郅君章、殷子征每日探视，张劭却称他们是生友，只有范式是死友。在他死后，他托梦给范式，告诉他自己已死，将在某日下葬，如果还没有忘掉他这个朋友，可以前来见最后一面。范式醒来之后非常伤心，算着下葬的日子急忙前往奔丧。发丧之日，灵柩已抬到了墓穴前，却扎根了一样再也挪不动分毫。张劭母亲猜想儿子有心愿未了，就停柩等待。过了会儿，有人素车白马哭着过来。母亲一看便知道是范式。范式与好友永诀后，他亲自牵引棺木上的大绳，灵柩顺利下葬。这奠定了范张故事的核心人物和核心情节——范式张劭守信重约，互许为知己。不过，在史书中范式是传主，与张劭的交往仅是他个人传记的一部分。随后，还有他与“死友”陈平子、友人孔嵩的故事。三段故事中，范式张劭故事因有“灵魂托梦”和“灵柩待友”而最富神秘色彩，还被干宝《搜神记》记录。

在范曄《后汉书》的记载中，范张相会没有具体日期，聚会细节也未提到“鸡黍”。但据后人书中所引可推测，今天已经亡佚的典籍谢承《后汉书》有记。《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四“黍”篇有“元伯以待巨卿”句，随后注释提及谢承《后汉书》有言“至九月十五日杀鸡为黍以待巨卿”^{[2]470}，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也记载“惠栋曰谢承书云‘巨卿与元伯为友，春别京师，以秋为期。至九月十五日杀鸡做黍。’”^{[1]935} 后元人宫大用创作杂剧，沿用了这个日期和杀鸡做黍的细节。

2、杂剧《死生交范张鸡黍》

^① 据《艺文类聚》载孔融《汝颖优劣论》有“汝南张元伯，身死之后，见梦范巨卿”句。

元人宫大用以《后汉书》中范式张劭故事为基础，创作出了杂剧。杂剧依然是以范式为主，一开场就是朋友话别，范式约定两年之后九月十五日，自己将到同窗张劭汝阳家中拜会。张劭说到时候将在家里杀鸡煮黍等他。两年期到，范式去赴鸡黍会，张劭在家杀鸡炊黍。范式到达之后，张母让儿子拿出酒和鸡黍饭招待好友。将别时，二人约定来年再会。不料，张劭染病身亡，魂行千里至范式处。范式喜出望外，张劭躲闪藏遮，告知他自己已经是死魂，范式立即动身，星夜兼程前去奔丧。七日后，张劭母亲想将儿子下葬，但灵车怎么拉也动不了。后范式赶到，坚持要开棺见兄弟最后一面。后来范式拉动灵车，埋葬好友，并在坟院栽种松柏，垒墓修坟，守丧一百多天，直到官员第五伦来宣读圣旨，举荐范式为官。

杂剧是范张故事传播史上至关重要的一环。首先，杂剧不仅题名中有“范张鸡黍”，而且文本多处提及、反复渲染“鸡黍”，经统计，全剧鸡黍连用 11 处之多，单楔子就有两处：二人将别之际张劭说：“您兄弟在家杀鸡炊黍等待哥哥相会”，范式唱词：“何必酿云腴，若但杀鸡炊黍。”就这样，“鸡黍”成了范张两年之约的标志性事物。此举在赋予人物故事烟火温情的同时，还使得“鸡黍之交”成为范式张劭友情的代称，他们二人的故事从一般的历史故事跃然而出，成为有了专门指称的“名牌”故事。其次，杂剧增加了许多动人的细节，塑造了多处场景，如魂魄入梦，范式热情上前，张劭却各种躲避；如范式痛哭友人，坚持要开棺见兄弟最后一面，还说“便有尸气扑死我，我和兄弟一处理葬更好哩。”从范张之约，到元杂剧的“鸡黍约”，范式与张劭的友情故事拥有了具体的生活细节和情境。

不过，杂剧中的“死生交”沿用了史书所载张劭将范式视作“死友”的意思，至话本却从“死生交”做文章衍出了更为惊人的情节。

3、话本小说《死生交范张鸡黍》^①

话本小说《死生交范张鸡黍》题目上与元杂剧一样，实质上却大幅度改动了范式张劭故事，仅保留了鸡黍之约的核心情节。故事讲述张劭应举路上，在旅舍碰见了病入膏肓的范式。张劭看他也是应试的秀才，虽然素昧平生，依然不惜花费金钱时间，求医问药，悉心照料。数日之后，范式康复如初，可是张劭却因此错过了考试之期。因为这个机缘，范式张劭结为兄弟。两人分别的时候，恰好是

^① 《清平山堂话本》中题为《死生交范张鸡黍》，《古今小说》中题为《范巨卿鸡黍死生交》。前本时代稍早但残缺，从残页看二者情节相近，一般认为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之上。

重阳佳节。范式表示自幼父母双亡，张劭的母亲就是他的母亲。一年之后的重阳，他将到张劭家里拜会高堂。转眼到了约定之日，张劭坚持相信范式必来，早早备好鸡黍招待。可是左等右等，一直到太阳落山都不见范式前来。张劭一直等到半夜，范式才随风而至。张劭喜出望外，殷勤招待，可范式一直闷闷不乐。张劭问原因才知道，范式忙于做生意忘记了时间，直到重阳节早上邻居送酒才知道约定时间已到。他不敢失信，可一日之间，怎么能到千里之外呢？想到人的魂魄能日行千里，于是诀别妻子，自刎而死，魂魄前来赴约。范式希望张劭能到山阳看他的尸体，见最后一面。说罢，就不见了。张劭昏倒，醒后大哭。他辞别母亲弟弟，到了山阳范式家，发现家门紧锁。原来正是灵柩下葬的日子。张劭追到范式墓边，送葬队伍正惊诧于纹丝不动的棺木。张劭祭奠致辞，交代后事，随后在棺前自刎身亡。

话本范张故事与《后汉书》所记以及杂剧《死生交范张鸡黍》相比改动很大。

一、情节变动。二人结交的原因，从多年同窗变成萍水相逢之际的救命之恩；最重大的情节改动是加入了范式为约而死、张劭为报知己而死的情节。话本大刀阔斧改造了范张鸡黍故事，完全脱出了历史限制。本来是顺利完成的鸡黍之会，改成范式忘记日期无法按时赴约，为了保全“信”，自刎身亡以魂赴会。张劭则是在家苦等，从天亮到天黑。得知友人因自己而亡后，抱定死念辞别母亲和弟弟，最后自刎于朋友棺前。从原先范张二人成功聚会，而后张邵病逝魂报死讯、范式千里葬友，变成范式主动舍生魂魄赴约、张劭千里吊唁之后自刎。

二、故事主角变动。在史传和杂剧中，主角都是范式。他重信，能按时赶赴两年后的千里之约；他是难得的“死友”，为了一梦，千里奔驰为朋友料理丧事。张劭的存在是为了烘托、成就范式的美名。而话本小说里主角变成了张劭。他大义，陌生人重病时他人避之不及，张劭却全力相救，耽误前途也在所不惜；他重情，范式舍生赴约，他星夜兼程赶到友人棺前自刎以报知己；他思虑周全，抱死志之后先是将母亲托付给弟弟，再是自刎时不忘带着“棺槨二费”。

三、人物身份变动：在《后汉书》原初的故事里，范式和张劭都是实有其人，在张劭死后，范式还继续担任官职。到杂剧，范式和张劭所落魄，但依然都是儒生。而小说里范式是商人，“世本商贾”“屈在商贾”，他赴考是短暂弃商从文，二人分别后仍是“溺身商贾中”；张劭是农民，“家本农业，苦志读书”，就在鸡黍之约当天，他弟弟还去“田头收割”。

四、约定之期变动。在史书和杂剧里，约定之期是九月十五日，在话本里，离别之日与约定之日变成了重阳节。故事情境里，有菊花、有茱萸。在中国文化中，重阳节是重要的日子。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便写了重阳节兄弟团聚、头插茱萸登高的传统。话本将日期改在重阳佳节，增加了故事的典型性和悲剧性。

话本小说通过加入了死亡这种极端方式，增加了矛盾冲突、增强了整个故事的冲击力。范式为了不失约，宁可放弃生命，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将他重信守约的形象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张劭为了回报知己，舍孝道取友谊，随朋友长眠地下，他为知己者死的形象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话本故事毫无疑问是个悲剧。虽然结尾他们二人被朝廷追封表彰，但是不论是两个世间难得的拥有光辉人格的人的遽然殒灭，还是他们身后两个家庭寡妻孤母的长久悲伤，都让人为之唏嘘长叹。不过，悲剧总更让人印象深刻。话本的变动无疑为范张故事加上了浓墨重彩，大大增强了故事的影响力。

范式和张劭身份的变化，正是范张故事从史书走向民间的必然结果。史书中范式形象是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楷模，杂剧中范式是元代落魄文人的理想投射——作者现实人生遭阻，期望以高洁人格称名于世甚至借此偶得终南捷径。这类设定满足了士人、文人阶层的心理需求。到了宋代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级的崛起，市民文学兴盛，话本小说广受欢迎。这类小说不仅讲述历史名人的传奇经历，更注重描写市井小民的悲欢离合，将普通大众的生活与价值观念融入故事之中。在这一背景下，范张故事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内涵。范式和张劭的身份不再局限于高堂士人，而被重新塑造为更具平民色彩的商人和农民。这种身份的转变和形象的再塑造，不仅体现了下层民众对友情、信义等价值的认同与追求，而且也迎合了普通民众渴望同阶层道德楷模的心理需求。因此，范张故事从史书到民间的转变，不仅是故事载体和情节人物的转变，更是中国中古社会结构变动、市民文化繁荣的一个缩影。

二、从“鸡黍之约”到“菊花之约”：范张故事日本化

1、日本读本小说《雨月物语》对范张故事的改写

江户时期，中国白话小说大量传入日本并催生了日本的读本小说。许多中国白话小说中的故事被翻改为日本故事，其中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

世通言》《醒世恒言》)是翻改的热门对象,对日本读本小说影响很大。石崎又造指出:“从《剪灯新话》到《伽婢子》《狗张子》;从‘三言’即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到读本的《英草子》《繁野话》《雨月物语》。即‘三言’是通向读本之扉,而同时又不能忘记读本乃是追溯到《伽婢子》《狗张子》的闸门。”^{[7]60}

上田秋成《雨月物语》是读本小说的佼佼者。“都贺庭钟作为读本之祖,他所开创的读本小说,至其弟子上田秋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7]103}书中的《菊花之约》改写自《范巨卿鸡黍生死交》。故事讲述清贫儒生丈部左门某日出访同乡,得知邻房有外乡人身染重病,不顾传染风险仗义相助。外乡人是名武士,姓赤穴、名宗右卫门。不久赤穴病愈,两人互许为知己,结为兄弟。赤穴便在丈部家住下。初夏,赤穴想要归乡探视,说定在重阳节归来。到了约定之日,丈部从早晨等到月落,正准备闭门,赤穴伴着一阵风来了。丈部欣喜万分,赤穴却不住叹气,说自己已经是阴魂。原来他回乡后堂弟赤穴丹治将他引荐给城主经久,赤穴观察后发现不可久留,便告知有菊花之约。不料他被丹治所困,无计逃脱,只能自刎,魂魄千里赴约。次日,丈部拜别母亲,去赤穴的家乡为他收殓遗骨。他找到丹治,痛斥他为虎作伥导致兄长死于非命。他杀死丹治,逃了出去。

《菊花之约》相比《范巨卿鸡黍生死交》,为故事增加了极具真实感的历史背景。将张劭改作播磨国加古驿的儒生丈部左门,“以近世的军记《阴德太平记》为典据,将赤穴安排作战国时期的武士。”^{[7]105}页。在话本小说中,范张相识于两人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途中,《菊花之约》则结合日本国情,改成赤穴在乱世之中好不容易脱身却病倒,恰好借宿在丈部邻居家。话本中,范式忙于生计忘记了提前出发赴约,《菊花之约》则是因为被堂弟丹治囚禁,无计逃脱。故事结局,话本是张劭为报知己之情,在范式棺前祭奠然后自杀,并请求范妻能将他们合葬;《菊花之约》是丈部将宗右卫门的信义与丹治的不信作对比,以信义之名突袭丹治,随后逃逸。上田秋成还加入了与主情节关系不大的小细节,如写重阳那天丈部等待赤穴的时候,听得形形色色路人对话,有商人企望买卖兴旺,有武士为未能登船出发后悔,有农人谴责马儿偷懒。作者以写实风格的白描笔法展示出一副生动的生活图景,大大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

2、小泉八云用英文转写《菊花之约》

小泉八云是位拥有跨文化身份的作家。他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成长于英

法文化环境，后被派往日本，在那里与当地人结婚并加入日本籍。他用英文改写日本神怪故事并集结为《怪谈》一书，书中收录了《菊花之约》。与《雨月物语》相比，《怪谈》中的故事精简很多。开头是“去今数百年前，某日，赤穴宗右卫门向义弟丈部左门辞行”，接着是约定重阳日归来。待到重阳，丈部一早开始备好菊花与酒，可是一直等到天黑都不见友人到来。他让母亲先睡去，自己又等到月落，正打算放弃，赤穴来了。赤穴落座后不碰眼前酒菜，长叹后说出经历。他回到富田，其堂弟丹治已经投靠到了新城主尼子经久门下。他在堂弟劝说下接触经久，发现无法心服想要退下，经久却命丹治囚禁了赤穴。他为能准时践菊花之约，拔刀切腹，化为阴魂前来赴会。次日，丈部动身去出云国，在那里找上丹治，痛斥他不义之举后在众人面前斩杀丹治然后脱身。《怪谈》所记录的主要人物与情节与《雨月物语》中的一样，不过删除了部分次要内容，如有关丈部家庭情况的说明、丈部与赤穴结交的过程、丈部得知赤穴身亡后的痛楚情形、丈部谴责丹治的话等。统计中文译本，《雨月物语》中的《菊花之约》字数是 4100 余字，而《怪谈》只有 2000 余字，虽然无法精准代表日文版和英文版的篇幅，但由此可见一斑。《怪谈》中的“菊花之约”是简略版的，文学性和故事流畅度都不如上田秋成所著。不过，《怪谈》文化传播的意义远胜过其文学意义。故事都是用英文写成，小泉八云首次系统地将日本的怪谈文学介绍给西方读者，成为东西方文化与文明沟通的重要桥梁。

给一个古老的故事加上本地具体的历史、地理情境，是它能够跨越时空、持续拥有生命力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范张故事在日本的改写和传播正是这样，“鸡黍之交”变为“菊花之交”，兄弟准备聚会从中国传统的杀鸡待客，变成了日本传统的剖鱼。范张故事成功融入日本本地记忆之中。

三、范张故事流传中的变中之常：信义与知己

一个经典故事，就像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白蛇传故事那样，总是在传播中发展变化，在民间成熟定型。人都有好奇之心，都喜欢离奇的故事和惊人的情节。范式和张劭的故事，本身就具有离奇的部分。一是张劭去世之后给范式托梦，二是张劭灵柩为了等待范式拒绝入土。可托梦情节和灵柩有灵的情节在古代很普遍，从《搜神记》到后来的志怪小说，类似故事随处可见。真正让范张故事从诸多富有怪异情节的故事中脱颖而出的，是故事传达出的守信重约的价值观念。两年之

期、千里之外，放在大部分人身上这个约定可能都是无法实现的。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和纷扰，会消磨人的意志，容易让人忘了时间。古人交通出行不便，山水相隔、路途迢迢，哪怕记得日期，也需要非常坚定的信心才会真的踏上赴约之途。可以说，范式和张劭两个人物形象是故事最独特的闪光点：范式为赴约排除艰难，守信重诺；张劭对挚友绝对信任，是难得的知己。虽然在后世传播的过程中，儒生范式、张劭变为商人范式、农民张劭，在海洋另一边又变为武士赤穴宗右卫门、儒生丈部左门，虽然情节从自然而亡变成自杀而亡、以魂赴约者从张劭变为范式，但是信义与知己的主题始终未变。

在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中，“信义”都是人们崇尚的品质，而对人生知己的渴求，更是千万人如一的心情。话本小说中当张劭得知范式已死，次日要前往山阳，母亲、弟弟阻拦，他说：

人禀天地生，天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则有五常，仁、义、礼、智、信以配之，惟信非同小可。仁所以配木，取其生意也。义所以配金，取其刚断也。礼所以配水，取其谦下也。智所以配火，取其明达也。信所以配土，取其重厚也。圣人云：‘大车无輹，小车无軌，其何以行之哉？’又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又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食。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巨卿既已为信而死，吾安可不敬而不去哉？^{[4]426}

在中国古籍中，对“信”与“义”的论说不计其数。在日本，“信”与“义”是武士道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菊花之约》的结尾，尼子经久得知丈部杀了丹治后逃逸，却“有感与赤穴和丈部这对弟兄情义至深，并未强行追逐。”这个结尾再次放大了“信”“义”的感召力量。

从“鸡黍之交”到“菊花之约”，范张故事在中日传播过程中将“信”的道德演绎到了极致。古今中外，对朋友的渴求对知己的盼望都是一样的。我们提倡信用，“信”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是个人能够安心生活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渴求知己，人生过客匆匆，难得的不仅是碰见一个范式这样重信的朋友，还有张劭这样坚定不移信任朋友的知己。

参考书目：

- 【1】 （南朝宋）范晔著，（清）王先谦集解：《后汉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4.
- 【2】 （唐）虞世南编纂：《北堂书钞》，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
- 【3】 （明）赵绮美辑校：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北京图书馆藏本。
- 【4】 （明）洪楸辑，程毅中校注：《清平山堂话本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 【5】 （日本）上田秋成著，阎小妹译：《雨月物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6】 （日本）小泉八云著，匡匡译：《怪谈·奇谭》，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 【7】 李树果：《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